2017.04.17 星期一 | 责任编辑 盛赟 | 版式设计 盛赟 | 校对 孙宗尧 | 互动邮箱 hzchbao@163.com

人们可以接受明星离婚，但接受不了欺骗

徐明轩 法律工作者

4月16日凌晨，陈羽凡发视频称，“2015年已与白百何协议离婚，为陪伴家人和孩子成长将无限时退出娱乐圈。”

这种“解套技术”其实挺高的，因为两人已经离婚，所以，白百何之前和小鲜肉的亲密举动就算不上是“出轨”，陈羽凡也摆脱了被戴绿帽子的种种羞辱，两人都没有违反《婚姻法》，也都没有道德上的负担。

但是，不主动披露离婚信息，是一回事儿；在自己的微博上，当着上百万的粉丝还“老公”“老公”地叫着，忽悠公众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在现代商业逻辑之下，明星的结婚、离婚、生子，其实就是一种“人物设定”，并非绝对的个人隐私，甚至是资本用来主动披露进行事件营销、公共形象塑造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明星对隐私权必然有“扣减”的义务。

陈羽凡是老牌的歌星，白百何更是近年大红的“80后票房女王”，其《捉妖记》曾创下24.39亿的内地票房纪录，她还代言了众多品牌。“隐离婚”“秀恩爱”说到底，还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，为了维护公共形象。如果白百何背上了“离婚”的标签，还会有这么多企业找她代言吗？出于商业利益的“隐瞒”，真不必拿孩子说事，小朋友不上微博的，不必在那里喊“老公”圆谎。

目前，中国的娱乐资本市场风起云涌，很多明星的资本操作，是基于个人形象和关系网的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陈羽凡和白百何在2015年离婚之后，也有合作投资活动，那么，当时有没有向投资利益相关方披露过离婚情况？如果没有是否损害了投资者利益？

这几天热播的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里面，“大反派”高育良书记和原配吴惠芬，早已不是夫妻。可夫妻两人为了各自的利益“隐离”，高育良是为了保自己的官位，吴惠芬是为了继续利用官场的权势。实际上，高育良，早已经和别的女人生子，但还要扭扭捏捏地和“妻子”同住一个屋檐下。这让人看到了婚姻的异化、人性的扭曲。

高育良“离婚不离家”算是欺骗组织，那么，白百何这样的“离婚秀恩爱”，算不算是“欺骗群众”呢？私事，公众可以不管，但是“隐离”之后继续以“夫妻面貌”进行广告代言、资本操作，职能部门得有个说法。

正视“7岁上警校”背后的问题

吴元中 评论员

据报道，河南省公安厅《关于邱海山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情况通报》称，该省鹿邑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、政治处主任邱海山伙同民警刘萍、鹿邑县人社局公务员管理股原股长张季梅等人，在办理毕业生分配、干部调动、公务员登记和入警申报过程中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贪污、受贿以及该局130多名民警长期不上班、吃空饷等问题。

其中，邱海山除了为女儿办理6个虚假户口和身份信息外，还通过篡改档案年龄等手段，实现了“7岁上警校、10岁当公安、长期领工资”目的。张季梅通过篡改年龄、伪造毕业生分配手续、文书、证明材料等手段，将正在上中学的儿子从淮阳县检察院“空转”到鹿邑县公安局，变身为国家干部。

一个小小的县公安局一共能有多少民警，竟然有130多人长期不上班、吃空饷，甚至有人还在企业任职、领取报酬。除了该局的管理混乱让人震惊，还如通报分析的那样，暴露出当地有关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相互勾连、共同造假、共同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等问题。也正是这种多部门、多系统、链条式的造假、滥用职权，才使得多名“假干部”凭着“假年龄、假学历、假履历”一路畅通地谋取到公务员身份、政法编制、财政工资，甚至民警身份。

与贪污受贿具有秘密性、别人难以知情不同，违规进人必须由相关部门或关口的人员共同配合，或者共同渎职，相关人员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。也只有“拔出萝卜”后顺藤摸瓜，根据各个关口各位责任人在违规进人、违法变身民警、国家干部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进行认真追责，才会使人负责，避免违法乱纪事件的发生。相反，像许多曝光的事件那样，“拔出萝卜”后对那么多的“泥”置之不理，仅仅对主要责任人一人追责，甚至只给个象征性的警告了事，就使得滥用职权成为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，也就必然导致“10岁当公安”、违法进人、伪造国家干部、人民警察身份等乱象层出不穷。

目前，邱海山、张季梅等3名涉案人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鹿邑县公安局原政治处民警张晓耀等29名违纪人员也分别受到党政纪处分。还望在曝光、查出违法进人与其他违法乱纪事件后，都能像该事件这样认真追责，不要掩耳盗铃，对那么多“协助者”视而不见。

逃离大理，一场无可言说的痛

姚遥 公益人士

4月11日起，云南大理洱海数千家餐饮客栈停业待查，只有通过了污水处理核查的店家才能在5月10日后恢复营业。这是对洱海周边多年来环保问题的一次集中纠正。这一事件再次令“逃离大理”成为热议词。

也就是去年，留下一封辞职信，然后来到丽江大理开个店铺，就能热闹地炒作一番。然而，大理的一次震动，让叫嚣着要静静心灵的来自远方的投资者又开始鼓噪着逃离。这不像是要追寻内心的平静，而是像股市里的热钱一样，不是疯牛就是疯熊。

大理丽江最好的因素，是那种远在异乡的陌生人社会里互相之间的彬彬有礼，以及远离工业文明的蓝天白云。在这样的天地里，可以关上手机，泡上一壶茶，安安静静地读书，或者在阳光下打个小盹，感受现代社会里难得的采菊东篱下。

如果说要来这里赚钱，倒也是一片掘金的好地方。恰恰是这种财富的神话，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离开都市，来到远方。但这也是国内无数古镇都在经历的一种尴尬——因为曾经的偏远无意躲开了枯燥单一的现代化，保留了传统与古朴，安宁的世界吸引了一批愿意寻找另外一种生活可能的人。也是那些怀着诗意的前行者，让远方变得浪漫起来。然而，越有特色的生活在高速传播的时代注定不能成为世外桃源，名声远扬之时，也是疯狂的资本涌入之日，无数快钱热钱在资本的推手下无孔不入。

揣着热钱的投资者或许忽略了，这些古朴的地方并没有完整地发育起成熟的商业文化，作为投资来说要面对许多不可知的风险，包括突然而来的“一刀切”。而原本火爆的旅游，也有不少正是建立在粗暴的盈利模式上，故而不断出现天价酒托、导游打人等等行为。这种互害的模式，正是扰乱一个古镇清静的最大祸首，而地方政府运动式的“一刀切”，也让古镇的稳定盈利模式变得难以捉摸。

对到大理生活的人来说，政府当初“默许”了客栈的疯狂发展，又一夜间“一刀切”关停，对赶热闹圈钱的旅游模式是一次重击，对认真热爱古镇的居住者是闷头一击。

逃离大理，是不同人群的愤懑。在呼喊逃离的背后，关键是那些去到远方的人能否尊重远方。

（本版文字均有删节）

《速度与激情8》为何有一种魔怔般的吸引力？

韩浩月 作家

《速度与激情8》首日票房破4亿，首周末票房极有可能超过北美，按这个势头下去，超过《速7》24亿票房问题不大。

这是一部此前并不太被看好的影片。在《速7》公映时，有一种声音甚嚣尘上，说这是该系列的最后一部了，这部电影随着主演保罗·沃克的去世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在创作生命力方面，也接近于衰竭。一些此前看衰《速8》的业内人士对于它的票房盛况大跌眼镜。《速8》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，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内心的不安，直到进入影院“朝拜”完之后，才能得到释放。其实这很好理解，观众的消费信仰已经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被培养出来，对于超级大片，人们想要获取的不仅是视觉刺激，更是为自己的情感依赖寻找到一个寄托。

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在剧情方面的颠三倒四，已经让人对它的情节延续性与完整性方面彻底失去期待。它在撞车场面的设计上所融入的科幻甚至魔幻元素，与其说是一种想象力的突破，不如说是一种“狗急跳墙”式的瞎掰。片中角色无论正面还是负面，都自带无敌模式，哪怕用坚固材料所做的汽车被撞得粉碎，人物都能安全无恙地从车内爬出来。

影片通过堆砌明星、破坏豪车百试不爽的做法，制造着一场喧闹的、摇滚音乐会式的噪音美学。年轻人看《速度与激情》与去听一场摇滚音乐会的心态类似，并不在乎看懂或听懂什么，更不在乎收获什么，表达一种在场感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社会对现代人的束缚越来越紧，而且与过去相比，这个时代并不鼓励人去冒险，因为冒险意味着一种不稳定性，会对按部就班的生活带来冲击。于是，银幕上的画面，越刺激越暴力就越能够补偿人们内心的某种缺憾。没有什么能比在银幕上进行一场冒险更安全的了。

美国媒体对于《速度与激情》的批评，从第一集到第八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“所有角色和场景都似曾相识”的评价算是比较客气的，对于这个系列的电影换个地点、换个场景就把一堆汽车往一块砸的做法，许多人已无力吐槽。这种汉堡包口味的电影，符合流行文化的速食特征，再挟持“商业大片就这样”的盾牌，于是包括《速度与激情》在内诸多好莱坞系列片于市场上横冲直撞便拥有了正当性。

METRO城报 HANGZHOU